[文章编号] 1003－4684(2025)03-0062-04

情感叙述视域《红楼梦》霍译本情感话语评析

韩 琦，肖家燕

（湖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8）

[摘 要] 情感源于叙述主体在特定语境下的叙述，以认知为基础的情感叙述理论为文学作品的情感话语翻译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学界关于《红楼梦》的翻译研究颇丰，但对情感话语的翻译探析略显不足。以情感分析的叙述理论视角，基于情感词、情感物体、文本聚焦几种情感建构角度，对《红楼梦》源文本及其霍克期译本进行比较分析，探讨译文对人物情感再现的深刻意义，以期为《红楼梦》英译评价研究提供多维视角。

[关键词] 情感叙述理论；《红楼梦》；霍译本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红楼梦》[1]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集大成之作，鲁迅先生评到："《红楼梦》的诞生打破了传统的思想和写法。它那文章的旖旎和缠绵，倒是还在其次的事。"文中的"旖旎""缠绵"是通过大量的情感话语来表达的。《红楼梦》的翻译过程中，情感话语的翻译关系到小说人物的情感再现及故事的再叙事。目前对红楼梦情感翻译研究相对较少，Lian Zhangjun[2]基于实现方式和传播方式的角度，利用汉英平行语料库对红楼梦前十章的负面情感词及其英译本进行对比研究；高雅[3]介于内感受具身语义学，使用定量、定性分析法研究了杨戴译本关于躯体化情感词的英译策略。研究发现，目前对红楼梦情感话语翻译的研究仅局限于单纯情感词的翻译，对构建情感话语的其他方面的翻译研究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Susan Petrilli[4]论述了具体语境下，特定"情感物体"的话语表述如何在翻译中转换并获得一定的情感价值；吕敏宏[5]研究了《呼兰河传》中英译本聚焦方式的迁移和话语表现方式的渗透引起的"叙述自我"与"经验自我"的转变对小说人物情感传达的影响，因此本文基于情感物体、情感词以及文本聚焦三种情感建构角度，探讨《红楼梦》霍译本[6]（戴维·霍克期译本，以下简称霍译本）在人物情感传达与再现上所蕴含的丰富意义和重要内容。

1 情感叙述理论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

心理学领域对情感发生原因的情绪理论研究历经了较长的发展历程。戴尔·斯宾塞（Dale Spencer）[7]认为："感情是独特的三维体验，产生于将个人生活组织起来进入社会的身体实践过程中，而这个人用来组织行为的叙事本身必须被叙述出来。"20世纪 70 年代，法国激情学派代表格雷马斯[8]建构了一种情感分析模态学理论，主要方法是对叙述句法进行探究。情感分析的叙述理论视角在国内相关领域引起了较大反响。谭光辉[9]受激情学派的启发，在其著作中对情感叙述作了更充分全面的阐释，他提出"情感是在情感意向性的压力下，接受主体通过"代入"参与叙述，对叙述进行判断的结果与反应，情感与叙述文本间存在映射与互动的关系，所以用文本分析情感是切实可行的[9]"，为人物情感翻译提供了新视角。简言之，所有的情感必然来自人对某一事件的具体叙述，是对某个叙述结果的判断。"情感的叙述性，是因为情感处于因果关系的判断之中，例如将幼儿置于悬崖而不知恐惧，是因为其不具备叙述能力，无法判断掉下悬崖的后果"[9]。根据谭光辉的相关阐释：产生情感的一个重要步骤是"代入"，"代入"即"移情"，柴改英[10]指出"不论是拍摄角度还是说话人着眼点，都要求交际双方将自己'代入'对方的心境，体会苦乐际遇，才能引起情感共鸣"。在文学作品中，读者设想自己为情节中的某一人物角色，代入人物叙述结构中，才能产生情感。因此在情感翻译中，叙述角色的代入与移情关乎人物情感的建构。下文着重探讨在情感叙述理论的引领下，

[收稿日期] 2023－12－0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4CYY071）；教育部产学协同育人项目（230816132007297）；湖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22ZD069）

[第一作者] 韩 琦（2000 年－），女，山东德州人，湖北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翻译研究。

[通信作者] 肖家燕（1966 年－），女，湖北谷城人，湖北工业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文学及典籍翻译研究，认知诗学，应用语言学。

霍译本如何基于文本聚焦的建构、情感物体、情感词等再现人物情感。

2　《红楼梦》霍译本情感话语比较与评析

2.1　基于情感词的霍译本情感话语分析

情感词中的情感维度提出了源语文化与译语文化间的对应问题，这些特定的翻译选择对文本的解释有重要意义，考虑到情感词汇翻译与前后情节的因果关系以及人物形象的构建。Ye Zhengdao[11]在其硕士论文中分析道：《红楼梦》情感语词与更为宽广的中国文化与社会语境相关联，不完全等同于英语中的对等词。由于情感源于主体在某一特定情境下的叙述，情感词的翻译需置于具体语境中相考察。根据 Martin[12]的情感系统，情感的分类基于情感过程、情感属性及两者的名词化形式，以及情感评论几种形式。情感过程即一种持续的心理过程或某种情感行为的涌动，包括副语言或语言外的表现，涵盖情感心理过程以及情感行为过程两种过程模式。情感属性是指描述参与者属性和过程方式的情感资源。参照此分类以《红楼梦》前十章为例，使用 Paraconc 对其中出现的情感词进行统计分析，发现《红楼梦》的情感词以情感过程表达为主，如表 1 所示，霍译本倾向于使用归化翻译策略，产生了以情感过程、情感属性及名词化等多种非固定对等模式的译文，且源文的同一情感词对等于多重译文形式。

表 1　《红楼梦》与霍译文情感词词性统计

	译本	
	《红楼梦》	霍译本
情感过程	261(76%)	73(31%)
情感属性	28(8%)	48(20%)
情感评价	11(3%)	22(9%)
名词化	45(13%)	96(40%)
总计	345	239

例 1：那丫头听说，便冷笑了一声道："爷认不得的也多，岂止我一个？"[1]

霍译文：She replied with some bitterness.[6]

情感具有复合性，某一情感词在特定语境下往往糅合多重情感[9]，代入小红的叙述结构可知，例 1 的"冷笑"糅合多重情感，包括"小红—宝玉询问—自己身份卑微—心酸；小红—宝玉询问—宝玉眼里只有晴雯等大丫鬟— 愤懑"。霍译采取意译："replied with some bitterness"将源语中的情感行为过程转化为名词化形式，对牛津词典关于"bitter"的释意较为全面地加以诠释，再现了人物愤慨和心酸的复合情感。再比如，

例 2：只见贾琏冷笑道："好大胆，我把你这个混账东西！"[1]

霍译文：Jia Lian gave a chilling laugh .[6]

例 2 中宝玉丢玉，贾府贴出告示寻玉，故有弄虚作假之辈呈送假玉，使众人空欢喜一场，代入贾琏的叙述结构中可知"冷笑"仅非表面的讽刺之意，而是勃然大怒与失望的复合情感居多，霍译将源文的情感行为过程改译为情感属性，"chilling"生动再现了贾琏在大怒与失望之情的情绪涌动下面目狰狞与可怖之态，有别于单纯的讽刺形态。

同时《红楼梦》中的主谓式与动宾式[13]情感过程词多涉及情感隐喻，如"心烦""心焦""火星乱蹦""拈酸吃醋""灰心""焦心""泪干肠断"，而在霍译本中，为避免概念隐喻的重复及多样性的强调，情感载体的隐喻义多略而不谈[11]，如下例所示。

例 3：婶子，你说我心焦不心焦？[1]

霍译文：I'm so worried about her, my dear![6]

例 4：河道拥挤，不能速行，在道实在心焦。[1]

霍译文 The delay made Jia Zheng extremely fretful.[6]

例 5：老爷也不用心焦，这是家家这样的。[1]

霍译文：It's no use worrying, sir.[6]

汉语的情感讲述语词中，人体的脏腑经络，如"心""肠""气"等，被抽象为情感载体，充当主语或宾语，构成主谓式或动宾式的情感过程词，源语的"心焦"是情感心理过程，前两例均译为情感属性，后一例虽将其译为情感心理过程，但"心焦"中"心"作为情感容器的隐喻意义并未得到很好的展现。

2.2　基于情感物体的霍译本情感话语分析

Downes[14]等人在《感觉事物》中的表述指明了情感和物体的紧密关联："物体是情感历史的主要来源，它塑造情感，同时情感也在不断塑造着物体。"Susan Petrilli[4]于其著作中论证了物体对人物情感的重要意义，物体在翻译中被转换并获得一定的情感价值，她指出特定语境下，物体激发、衬托情感，是人与人间情感的中介。通常所言的以景衬情、以物载情皆是此意。受封建礼教的束缚，中国文化性格中的含蓄与内敛使得物体成为释情与寄情的主要精神寄托，《红楼梦》中，曹雪芹对于人物之间的诸多情感并未了然明述，而是依托情感物体蕴含的意象思维使人物情感隐晦含蓄地表达，如旧帕、落花、冷香丸、络子、香囊等，由于其隐喻深刻的文化内涵，因其特有的文化特性而承载、激发情感，霍译本倾向于使用一定的翻译操纵，采用意译如例 6 以及增译如例 7 等显性翻译操纵，凸显其物质特性，使其在以英语为母语的目标文化中更容易被识别为特殊的存在，

辅助译文读者代入小说人物的情感叙述结构，建立情感关联，感知其承载的情感价值。

例6：晴雯笑道："不是新的，就是家常旧的。"[1]

霍译文："They are not new ones, Miss. They're two of his did, everyday ones."[6]

"不写情词不写诗，一方素帕寄心知；心知接了颠倒看，横也丝来竖也丝，这般心事有谁知？"作为贴身之物的手帕自古以来有示情、释情、传情的作用，《红楼梦》三十四回中，宝玉挨打托晴雯送贴身用的旧帕给黛玉以释情，黛玉看了然后神痴心醉，提笔赋诗以回情。由于跨文化交际下叙述经验的不同，英文中并没有与之相对等的叙述结构，霍译本采取意译策略，译"旧"亦译"贴"，显现手帕在源语中隐含的物质特性，使其在译语文化中充满更强的感官和情感存在，从而变成宝黛绚烂爱情的情感来源，获得相关情感价值。对手帕特性的凸显与放大，辅助不擅长中国文化的外国读者建立情感关联，再举一例：

例7：因低头看见许多凤仙、石榴等各色落花，锦重重地落了一地。[1]

霍译文：He noticed that the ground where they were standing was carpeted with a bright profusion of wind-blown flowers — pomegranate and balsam for the most part. [6]

"景因人而设，人因景而立"，《红楼梦》中特定的景物往往携带人物主观因素，乃至全情化与拟人化，成为释情的媒介。落花意象是中国古典诗歌伤感主题的核心意象，花落令人生悲。黛玉见花凋零，由花的特性联想到自身——时光难留，红颜薄命，遂感伤不止。霍译文增译落花为"bright profusion of wind-blown flowers"，凸显落花于萧瑟秋风中凄败残破的物质特性，使读者代入黛玉的叙述结构，体会黛玉对自身与花同命的悲戚哀绝之情。

2.3 基于文本聚焦的霍译本情感话语分析

中国古典白话小说多采用整体为全知式聚焦，局部点缀内聚焦的话语模式构建全文情感话语基调。聚焦反映的是谁在感知，感知往往能体现出特定的情感、立场和认知态度[5]。聚焦方式不同，小说传达给读者的情感态度亦有所差异，对译文采用的聚焦模式的考察是分析人物情感传达的重要条目[5]。胡亚敏在《叙事学》中谈到："内聚焦最大的优势是能充分敞开人物的内心世界，淋漓尽致表现人物激烈的内心神思和漫无边际的思绪。"在情感叙述学领域，谭光辉提出共情的产生赖于接受主体对于情节人物的设想代入并根据自身倾向性作出的判断，而视角人物易使读者产生移情心理，对人物产生认同感[15]。因此相较于全知式聚焦，基于视角人物的内聚焦，更易使读者代入叙述角色，排除叙述干扰，以最直接的途径触及人物内心复杂情感，产生共情。《红楼梦》通过全知式聚焦与内聚焦的交替并用，立体表现了人物复杂深刻的情感世界[16]，霍译文则倾向于弱化内聚焦，以一种疏远化的聚焦模式建构情感，弱化了角色的情感传达。与汉语不同，英语注重逻辑关系，主从分明，因此体现人物主体意识的语言成分无法在叙述话语中体现，常通过添加人称代词、限定词、连词等成分或以明白的主从句关系等显性衔接来体现，由此一来，叙述者客观理性的声音便显而易见，霍译弱化内聚焦的翻译操纵却是顺应了语言文化的要求，如在下面的示例中：

例8：贾芸看时，只见院内略略有几点山石，种着芭蕉，那边有两只仙鹤……只见金碧辉煌，文章闪烁。一回头，只见左边立着一架大穿衣镜。[1]

霍译文：There were a few scattered rocks in the courtyard and some clumps of jade-green plantain…, dazzled by the briliance of gold and semi-precious inlay-work and the richness of the ornaments and furnishings. To the left of him was a full-length mirror.[6]

内部视角主要通过感知动词等来体现[15]。例8中，感知动词"只见"将视角从叙述层转移到人物层，起着内聚焦的指示作用。此段通过感知动词以及"山石，芭蕉，仙鹤，金碧辉煌，文章闪烁"等关于贾芸对贾府景观的特有描述转向以贾芸为聚焦者的内部聚焦。曹雪芹欲以贾芸为视角人物，透过其所见所闻使读者潜意识地代入叙述角色，体会贾芸初入怡红院满目繁奢的震惊之情，鉴于语言文化的差异，霍译多次插入第三人称代语"he，him"连词"and"以确保语句通顺连贯，兼之"dazzled by"直接挑明贾芸的惊讶情感，读者透过叙述者中介从外层空间观察人物，以一种疏远化的聚焦方式建构情感，再比如。

例9：贾政秉正看门，只见正门五间，上面筒瓦瞅脊，那门栏窗槅俱是细雕时新花样……不落富丽俗套，自是喜欢。

It was a five-frame gate-building with a humphacked roof of half cylinder tiles…Jia Zheng found the unostentatiois simplicity of this entrance greatly to his liking.

由感知动词"只见"至文末"不落富丽俗套，自是喜欢"为典型的内聚焦话语叙述，霍译本增译主语"Jia Zheng found"，冷静客观的转述声音清晰可闻，以疏远化的聚焦方式建构情感话语。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本文基于情感叙述的视角，以《红楼

梦》霍译本为研究对象，从文本聚焦、情感物体、情感词三种情感建构角度对《红楼梦》源文本和译文本中的情感话语进行了比较分析。分析发现，根据评价理论中的情感系统，《红楼梦》源语中的情感词以情感过程为主，霍译本倾向于使用归化翻译策略，将其以情感过程、情感属性及其两者的名词化等多种非对等形式译出且对于同一情感词表现为词汇的多样性。中国文化性格中的含蓄与内敛使得物体成为释情与寄情的主要精神寄托，对于《红楼梦》中的情感物体，霍译本倾向于使用增译或意译等显性翻译操纵，凸显其物质特性，使其在以英语为母语的目标文化中在译语文化中获得更强的感官和情感存在，从而使读者感知到其承载的人物情感。中国古典白话小说多采用整体为全知式聚焦，局部点缀内聚焦的话语模式构建全文情感话语基调，全知式聚焦与内聚焦的交替并用，立体表现了人物复杂深刻的情感世界，而霍译本中则倾向于弱化内聚焦，采用了一种距离较远的聚焦方式，尽可能地以全知式聚焦展现情感，不利于叙述角色的情感代入，弱化了话语的情感传达。与此同时，情感受制于文化，情感范畴与语言之间是整合的、相互促进的，译者的叙述经验是不断建构的，不断构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叙述经验，对于原文人物情感的传达显得至关重要。

[参 考 文 献]

[1] 曹雪芹，高鹗. 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2] LIAN Z J. A parallel corpus-based study of emotion words in Hong Lou Meng and their translations[J].Canadian Social Science，2014，10(01)：64－71.

[3] 高雅.基于内感受具身语义学的躯体化情感词的英译研究：以对《红楼梦》两个译本的比较为例[D].上海：上海海事大学，2022.

[4] SUSANPETRILLI. Intersemiotic perspectiveson emotions[M]. New York：Routledge，2023.

[5] 吕敏宏.葛浩文翻译小说叙事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6] DAVID HAWKES. The story of the stone (Volume I，II，III)[M]. London：Penguin Books，1973，1977，1980.

[7] 张军，周志浩译.情感社会学[M].南京：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5.

[8] 张智庭.激情符号学[J].符号与传媒，2011(03)：3－19.

[9] 谭光辉.情感的符号现象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

[10] 柴改英，郦青.当代西方修辞批评研究[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12.

[11] YE Z D. The language of emotions in Chinese：a study based on hong lou meng[D].Canberra：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2000.

[12] MARTIN J R.The language of evaluation：Appraisal in English[M].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5.

[13] 曹诣珍.《红楼梦》情感讲述语词的叙事功能[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

[14] DOWNES S. Feeling things[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8.

[15] 宫英瑞.叙事语篇人物塑造的认知文体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16] 秦华.《红楼梦》及其英译本的叙事语式初探[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01.

A study of Emotional Discourses in Hawkes' Translation of *Hong Lou Me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otional Narrative

HAN Qi，XIAO Jiay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Hubei Univ. of Tech.*，*Wuhan* 430068，*China*)

Abstract：Emotion originates from the narrative of the narrator in a specific context，and the theory of emotional narrative based on cognition provides a new analytical perspective for emotional discourse translation in literary works. Academic research on emotional discourse translation of *Hong Lou Meng* is abundant，but it is mostly limited to the translation of simple emotional wor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rrative theory of emotional analysis，this paper tries to mak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source text of *Hong Lou Meng* and David Hawkes' translation ver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emotional words，emotional objects and text focalization，and to explore the emotional representation of characters in the David Hawkes' transla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a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 for the evaluation of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Hong Lou Meng*.

Keywords：the theory of emotional narrative；*Hong Lou Meng*；David Hawkes

[责任编校：闫　品]